

博物识小
BOWU SHIXIAO

BOWU
SHIXIAO

博物识小

我为什么用『枕书』作笔名呢？

我诚然喜欢卧读，枕边确有不少书，『枕书』却从来未曾有过，用它作笔名是有一次读赵翼《消闲诗》发现了如下的两句：

高枕北窗寻乐地，拥书南面作长城。

……

吴德铎 ■ 著



博物识小

吴德铎 ■ 著



(沪)新登字117号

责任编辑 梁玉玲

封面设计 叶 櫓

博 物 识 小

枕 书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丹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75 插页：2 字数：140000
印数：1—3000

ISBN 7-5426-0557-7/Z·42

定价：7.50元

我与《博物识小》(代序)

50年代末，上海《文汇报》副刊“笔会”负责人、已故朱近予同志向我索稿，我写了两篇谈植物的东西塞责。我不是专攻植物学的，没有能力写出严谨的科学小品，又一向耽于杂览，只有东一锱、西一鼓、杂七杂八地凑合成篇，现在记得起来的是两篇中的一篇的标题是：《杏花春雨江南》。

负责《新民晚报》副刊“繁花”的陈振鹏同志看了，感到这种写法与一般的知识性短文略有不同，或者说有点新鲜感，便要我定期为“繁花”提供这一类的稿件，尽管当时我正在为“繁花”写一个谈书的专栏“书林一叶”，振鹏兄还是给我另辟了一个专栏，栏名他代取为“博物识小”。不贤识小，我当然不是贤人，我的能力也确实只能“识其小”——将一些东鳞西爪编组成篇，这栏目很切合我本人的实际，我很喜欢它。

陈振鹏兄励精图治，对这一栏提出过不少要求，现在记得起来的，有如下列：

1. 每篇不超过千字，中外古今四方面的材料都要有一点，缺一不可；全文应以自己的语言来表达，征引文献顶多只能一两句，不许抄书。
2. 材料要新鲜，最好是罕见的。广为人知、人云亦云的内容，坚决摒弃。
3. 谈的是“博物”，范围以动、植、矿、器为限，不是单纯

的讲解科学知识，更不能写成史话，要有自己的独特风格。所谓独特风格便是要将知识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活动密切结合起来，使人读了有亲切感。记得我第一篇写的是《羊》，文中我转述了达尔文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一个小岛上，因为让羊到处漫游，没过几年，这岛上的植物被破坏殆尽，我的结语是必须管好羊，不能让它到处漫游。振鹏兄对这种不从正面说教而是用有趣的故事来说明问题的做法，深表赞许。他又要求所写的“物”要有意识的轮换，这次谈了植物，下次必须是动物或其他，不允许只顾材料方便，连续谈同一类“物”。

4. 每月两篇，不能多，也不许少。要求按时交稿，文字要反复推敲，要精炼到不能增减一字（包括标点）。

对一篇不满千字的短文，这么些要求，即使不是苛求，至少也是够严格的。从另一角度看也可以看出振鹏兄对版面的珍视，真是惜墨如金。

好在我当时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工作担子虽然不轻，还是余勇可贾，特别是这事给傅雷知道以后，他劝我一定要知难而进，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这就逼得你非多读书不可。傅雷说这句话的神情，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承担下来后，开始时每次交稿都像小学生交作业似的忐忑不安，不知老师会不会打手心，渐渐写熟了，心理上的紧张逐步缓解。不过振鹏兄也不因我写得比较符合要求而姑息迁就，有时为了一个字，甚至一个标点，特地打电话来查问，有时还要我到报社中去当面说清楚。振鹏兄的严格要求或者说不讲情面，我当时不免有点吃大不消。现在回想起来，这正是他对我的爱护，没有他的严格要求，我不能沿着这条他为我开创的路走下去，一走便是三十多年。

这专栏刊出不久引起了许多报纸注意，香港《大公报》起初

是按期转载，后来因“繁花”上发的太短，每月又只有两篇，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分管副刊的副总编陈凡通过组织要我特地为他们撰写，不久，香港《文汇报》吴羊璧也来信联系，希望能提供稿件。港报的要求，不似“繁花”那样严格，字数也放宽到两千左右。我便在首先保证“繁花”用稿的条件下给港报写我的“博物志”（这是他们给我安排的栏名）。

在这段不太长的时间里，我固然是长短由之，甚至可说是得心应手，乐此不疲，几家报纸的副刊也都为有一个这样的新型栏目而欣慰。可是好景不常，不久“史无前例”的年代开始了。按照当时的“规律”，给晚报写专栏是“黑帮分子”的主要活动方式，不用说，我成了工作单位的头号“黑帮”，因为这缘故，陈振鹏也遇到了一些麻烦——他的作者队伍中有我这样的“黑帮分子”。

运动一开始，我单位的当权派真的以为可以在我身上搞出些名堂，他们通过组织查清了我所有发表的东西（包括不同的笔名发表的，甚至百把字的补白），后来又派专人去图书馆一篇又一篇、一个字又一个字的誉录（我做梦也没有想到，那些东西居然能享受如此的“殊荣”）。据说动员了两三个人，费时几个月，抄成厚厚一大本。与此同时，又指定几名“秀才”组成一个专门批判我的班子（不是后来的专案组）。

批判我的文字（大字报），一篇又一篇发表，有的相当精彩，有的构思之奇、罗织之巧实令人敬佩。如我在谈蜘蛛时简要介绍过一下苏格兰王布鲁斯失败后，目睹蜘蛛一再受挫最后将网结成而深受教育，决心重整旗鼓终于取得胜利的故事（在收入本书的再谈蜘蛛一文我故意重提了这个故事，作为个人的一点纪念），批判者在列举这唯一的事实后（确系事实，不过是14世纪发生在苏格兰的事实！），结论是：我在鼓励蒋介石“反攻大

陆”！——我怎么也没想到，一夜之间我居然成了远在台湾的“蒋总统”的谋士！在《胡椒》中，我陈述了外面裹着一层皮的是“黑胡椒”，去皮后便成了“白胡椒”，批判者费了不少笔墨来证明我笔下的黑胡椒是指“左派”，白胡椒是指“右派”，按照当时的划分法，应有“左、中、右”，至于什么是胡椒的中间派，看来，只能是被砸成齑粉的胡椒面！——这是我替他们补充的。同样不可思议的是，我曾提到一种涉禽，说它睡觉时，一条腿着地，批判者看到这则材料如获至宝，马上贴出皇皇文告，说我是明目张胆地反对“两条腿走路”。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繁花”刊出的最后一篇是《桥》，可能编辑对这篇东西有点兴趣，破例地配了一幅图（直到今天为止它是“博物识小”唯一的一次配图），我在结尾时说了句，“桥意味着彼岸同登”，批判者认为这一下可抓住了要害，据他们分析，我这样说是模糊阶级意识，取消阶级斗争，阉割马列主义，从而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思想！因为只要有人类社会，就有压迫者与被迫者，怎么能同登彼岸？我当时内心的悔恨实在无法形容，我既没有想到一句这样常用的话，竟有如此深刻、尖锐的内容，同时也实在惭愧，怎么我就没有那样的水平，觉察不到这话竟那样的反动！

正当我无地自容时，形势急转直下，且富有戏剧性，组织批判我的人，成了批判的对象。对我的批判云云立即烟消云散，他们辛辛苦苦搜集整理出来的那一一大堆材料全部不知去向，对我说来，可惜的是那个誉录本，它该是何其珍贵，如果由我来收藏，那该有多好。

形势再进一步发展，便是中年以上的读者记忆犹新的大家都无所事事的日子，而且长达数年之久。这段时间是我的天赐良机，思想上已毫无挂碍，抄家的书也还来一小部分，给香港

《大公报》、《文汇报》写稿仍是允许的，我便关起门来写我的“博物志”，虽然不是天天都写，但因时间长达好几年之久，积累下来，也有一定的数量。

我之所以不怕读者嫌聒耳诉说这些往事，是因为它们与我近来出版的结集有关，不交待清楚，读者无法理解，这些文章是从哪里写出来的。

熬过了漫长的寒冬，迎来的当然是充满生机的阳春。《新民晚报》在1982年复刊了。编辑部决定恢复几个旧栏目，“博物识小”是其一。

我于1982年1月起在《夜光杯》上重操旧业，续续断断地维持到现在，不觉又是10年！到1991年8月止，“夜光杯”上共发了122篇，这本小册子便是这122篇的汇编。我要在这里还交代一下我的这类知识性短文结集出版的情况。

这类小册子先后已出7本（第七本，学林出版社出版的《博物述林》末页上有一个书目表），友人戏称之为“博物系列”、“枕书系列”。我要告诉关心这些书的朋友的是，前4本中的文字，全发表在香港报刊，它们结集成书出版，都是香港友人一手代办的。很有意思的是第三本出版于1966年7月，正是我在上海天天低头认罪的日子。香港友人虽然不知道这些细节，但大陆的大气候，他们一清二楚，因而第三本署的名是与“枕书”稍有不同“沈书”，以便必要时我可以有条退路。每想及此，这位友人对我的爱护、关心和设想之周到，我总不免潸然泪下。第5~7本分别出版于1987（上海学林）、1988（南京江苏科技）、1990（上海学林）。经常有人问我，怎么能写得那么快、那么多，其实我在有关的前言后言已约略说过，它们的绝大多数都是上面提到的发表于香港报刊的旧作，只有少数是近年给大陆报纸副刊写的，但在复刊后的《新民晚报》上发表的，一篇也没有收入过。只有

这本才是《新民晚报》“博物识小”汇成的专辑。将它编成一书，一方面是想将10年来所做的这件工作小结一番，另一方面汇辑成书可以减少剪存的不便——经常有读者来信建议这样做，有的甚至表示愿为它的出版鼎力相助。

读者只要和以往的几本对照一下，可以发现本书所收每篇都很短，这是《新民晚报》版面规定的。这次汇辑，我仅仅改正了一些笔误和误植，其余都未作任何改动。为了便于检阅，我在排列时，不是按发表先后，而是大体上以类相从。我想，对读者说来，这也许比无秩序的“乱弹”要方便些。

现在这类小册子已共出8本。第九、十也在筹划中。

我要感谢《新民晚报》的领导，没有他们的支持，这专栏不可能维持这么久，我还要感谢这报的副刊主持人吴承惠、陈榕甫以及至今还不缘一面但惠我良多的沈毓刚先生，由于他们的青眼，我才能赓续旧业。现在负责与我联系的是后起之秀、荣获上海最佳青年编辑称号的严建平以及他的同事祝鸣华、全岳春等，为处理我的稿件他们化了大量的心血，不仅不嫌弃我本人以及这专栏的人老珠黄，相反一直给我以鼓励和指导，使我能跟上形势。《新民晚报》诸同人30多年对我的厚爱，在我心目中是无法磨灭的。

我要感谢多年老友林耀琛同志，10多年来他始终如一地支持我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我大陆已出3本中有两本由他担任责编，说明了他对我和我做的这些工作的态度。在目前情况下，他主持的上海三联书店又慨然接受这书的出版，他确实是我的知己。赵孝思、王福康、梁玉玲以及设计封面的桑吉芳等同志都为这本小书的问世化了不少心血和时间，我很感谢他们。

我内心不敢或忘的是教导我走这条路的陈振鹏，以及与我交往20多年、在这过程中一直教育我多读书的傅雷。1962年

第一本结集在香港出版后，他的褒奖、鼓励和期待，我一直铭刻于怀。写到这里，应该可以结束了。还有一个问题想在这里作一公开答复：

经常有读者来信问，也有不少朋友当面提出，为何笔名用“枕书”？是否真的以书当枕？每遇到这问题，我总是支支吾吾，避免作正面答复（在“学林”出的《博物记趣》所收的《枕》中便是如此）。

我为什么用“枕书”作笔名呢？

我诚然喜欢卧读，枕边确有不少书，“枕书”却从来未曾有过，用它作笔名是有一次读赵翼《消闲诗》发现了如下的两句：

高枕北窗寻乐地，拥书南面作长城。

我当时才过而立之年，却向往这种境界，便采用其中的“枕书”二字作笔名，这说明了思想的未老先衰。为了怕批判，我不敢说出这两字的来历，更没有料到，有一次，读李调元的《南越笔记》，其中提到包拯的斋名是“枕书堂”，这一下我可吓坏了！我怎么敢僭妄到比附包青天！尤其那年头，如胆敢说我们还需要包文拯，那无异自讨苦吃，如果有人加以揭发，后果不堪设想。这笔名已用了很久，又无法更改，因而人们问起时只有含含糊糊地支吾一番。

现在形势截然不同了。我即使公开声称要做今天的包文拯，除了为人们提供笑柄外，当不会有其他的后果，同时，以我现在的年龄精力，现在追求赵翼所描绘的“高枕北窗寻乐地，拥书南面作长城”也是允许的，至少不能说成是有乖情理。尽管事实上办不到，经常想到这样的境界，在想象中享受这份乐趣，也是我极大的慰快。

时间不饶人，我已垂垂老矣！要想真正的享受这种乐趣，只有如龚定庵所祈求的：

若是鲁戈真在乎，斜阳只乞照书城。

最后，我还要向 10 年来给我来过信的读者告罪，你们的来信编辑部都已转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只回答了其中的一小部分。绝大部分（包括许多热情的邀请、提供的选题和诚挚的建议）对你们说来，都是石沉大海。这决非洪乔之误，而是我的无礼，我只有在这里向你们三鞠躬——请求饶恕和原谅并接受我的道歉。

枕 书

1991 年 9 月 16 日

目 录

我与《博物识小》(代序).....	1	画眉.....	32
鼠.....	1	杜鹃.....	34
牛.....	2	麻雀.....	35
虎.....	4	鸵鸟.....	37
兔.....	6	龟.....	39
龙.....	8	扬子鳄.....	40
蛇.....	9	大鲵.....	42
马.....	11	青蛙.....	43
羊.....	13	鲤.....	45
鸡.....	15	鳊.....	46
犬.....	16	松江鲈.....	48
猪.....	17	附：也谈松江鲈.....	50
骆驼.....	19	河豚.....	51
狼.....	20	鲑.....	52
袋鼠.....	22	鲟.....	54
火鸡.....	24	刀鱼.....	55
鹌鹑.....	26	鲟.....	57
鹤.....	27	带鱼.....	59
雁.....	29	鳊.....	60
犀鸟.....	30	泥鳅.....	62

金鱼.....	63	月季.....	108
武昌鱼.....	65	常春藤.....	110
蟋蟀.....	67	竹.....	112
蜻蜓.....	69	人参.....	114
龙虾.....	71	牡丹.....	115
蜘蛛.....	72	玫瑰.....	117
螺.....	74	琼花.....	118
螺蛳.....	76	夜来香.....	120
蚰.....	77	莲.....	122
蚌.....	79	水仙.....	123
宝贝.....	81	郁金香.....	124
蚂蝗.....	82	香石竹.....	126
水母.....	84	康乃馨.....	128
梅.....	86	中华猕猴桃.....	130
白玉兰.....	88	香蕉.....	131
桃.....	89	花生.....	133
柳.....	91	甘蓝.....	135
桂.....	93	大蒜.....	137
沉香.....	95	芦笋.....	138
柏.....	96	葫芦.....	140
桉.....	98	苦瓜.....	142
栀子.....	99	番茄.....	144
复椰.....	101	甘薯.....	145
枇杷.....	102	苜蓿.....	146
柰.....	104	仙人掌.....	148
橘.....	106	龙舌兰.....	149
栗.....	107	芦荟.....	151

熏衣草·····	153	卷烟·····	176
罂粟·····	154	香槟·····	178
葛·····	156	啤酒·····	179
黑木耳·····	157	淡啤酒·····	181
银·····	159	秋石·····	182
猫睛石·····	160	机器人·····	183
玉玲珑·····	161	十字架·····	185
盐·····	163	窗·····	186
围棋·····	165	砖·····	188
琵琶·····	166	筷·····	190
象牙·····	168	椅·····	192
皮蛋·····	170	绳·····	194
鲃肺汤·····	171	火镜·····	195
鱼子酱·····	172	圣诞树·····	197
爆玉米花·····	174	圣诞卡·····	199

鼠

“甲子”年属鼠。用生肖来纪年，除了我国，还有泰国、柬埔寨等国家。柬埔寨的十二生肖，名目与我国的无异，不同的是次第，在柬埔寨人中，鼠是十二生肖的最末了一名。

在我国有些地区，鼠被认为是“财神”，对它的出现甚至有点欢迎。这在今天似乎很难理解。事实却确系如此，因为鼠肯光顾的人家，必定“食有余”（至少主人不会挨饿），因而鼠的出现，意味着免于饥馑。在当年的劳动人民心目中，这便是“富足”。

古埃及和费理治亚人也很重视鼠类。在古埃及，鼠象征着精明，因为它们吃的总是最好的面包。

鼠诡计多端，难以捉摸。《十五贯》中的娄阿鼠的形象，不愧为“鼠类”的典型。鼠出洞时，往往要瞻前顾后地躊躇一番，所谓“首鼠两端”本指此而言。这一现在用来形容犹豫不决的成语，与“首施两端”可以通用。著名训诂学家朱起凤先生在批改学生作业时，误以为二者有所不同，以致学生哗然，朱先生因此事件撰成《辞通》一书。这种精神值得学习，朱先生在自序中亲自给读者介绍了这段经过，就更显得可贵了。

鼠的易于误会，还见于“璞”字。这字本指未琢之玉，但“周人谓鼠未腊者为璞”，以致有人兜销“璞”，买者以为是玉，取出来一看，竟是鼠。“鼠璞”现已成了有名无实、名不符实的

同义词。

鼠之患，在于它的繁殖力强。依照推算，一对野鼠，4年后，子孙的总数在1亿以上(事实上自然不可能)。据考察，旅鼠的第一年生殖率不高，第二和第三年激增，第四年雌鼠继续不断地怀孕，以致鼠口爆炸。每4年一次数以万计的旅鼠从挪威的悬崖和海滩跳海溺毙，有些生物学家认为这是自然选择在鼠群中起作用。

鼠年应该大力提倡灭鼠。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阿波罗，发现他手下的祭司中，有人不忠于职守，便给他送去一群鼠；祭司感到羞愧，改正了自己的错误，端正了工作态度，并将阿波罗送来的鼠全消灭了。此举使阿波罗拥有“灭鼠者”的称号。在今天看来，这仍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故事。

牛

1985年岁次乙丑，属牛。

大概因为“丑”，可理解为“丑陋”、“丑恶”。所以牛也有时跟着“出丑”——如将杜牧称赞李贺诗用的“牛鬼蛇神”，加以曲解的话。其实欣赏“老牛”并认为它可与牡丹媲美的，大有人在。东坡诗：“独有狂居士，求为黑牡丹。”这里的“黑牡丹”并不是花中之魁，而是指四条腿的牛。“唐末，刘训者，京师富人。京师春游以观牡丹为胜赏。训邀宾客赏花，乃系水牛数百，在前指曰：刘氏黑牡丹也。”

牛在我们国家，一直享有崇高的地位。谚语中的“服侍老牛过冬”，意味着最细致的照料和最亲切的关怀，因为“一牛可代七人力”，更因为“肉可脯、皮可鞣，骨、角可切磋为器”。《考工记》还有“牛戴牛”之说，这不是说牛上再加牛，而是指“角值一牛”。可见我们的祖先对牛的经济价值早就有深刻、全面的认识。

在印度，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风驰电掣的豪华汽车，如遇上一头街头漫步的牛。车主人地位再高，也只有甘居牛后，尾随而行。希伯来人认为，肥牛犊是献给上帝的最好的祭礼。据《旧约圣经·利未记》所记，如何进行献礼以及怎样利用牺牲，耶和华(上帝)曾亲自向以色列人的领袖摩西作了详细的交待。我国古代也用牛作祭品，“诸侯之祭，牛曰太牢”，更出名的用牛作祭礼的故事，是《孟子》中的“以羊易之”，这故事(其实是比喻)，在过去，不单家喻户晓，而且是代复一代地传递下去。

我们看来，牛对人，只有贡献。说不出什么危害，美国却广泛流传着“一头牛烧掉了一座芝加哥”的传说，100年前，芝加哥曾经发生大火，烧毁了1.7万座建筑物，损失2亿美元(那时的美元!)一名新闻记者有声有色地报道，这场大火是一头牛引起的，以致直到本世纪40年代，还有人著书立说，考证此事。其实，简单的很，仅仅是起火的场所附近有一牛棚，其他都是那位记者的加工，这类渲染，千万不要轻易置信。

牛，一直是人们的朋友，当然因为这缘故，牛又是画家的好题材，历史上不少巨匠，以画牛著称。五代的厉归真即其一，说真的，春暖花开，“隔岸横洲十里青，黄牛无数放春晴”，牛，为我们的大好山河，增添了无限秀色。

人们当然喜爱牛！